



本期版头题字：宋锋

七律 痛悼广西空难者

□ 庄生

惊闻空难生藤县，
举国悲号望南州。
才是平安犹绕耳，
瞬间生死便临头。
仙班有缺招封去，
尘世无悲告远游。
忍教亲人涕泪海，
周身不许一丝留。

清明情思

□ 王思超

2022年的清明
又一个普天祭祀先人的日子
远方的游子谁人不把故亲记起
多愿到坟前拔一拔墓上的野草
添一锹墓地的土坯
叩几个孝子贤孙的头
把哀思与缅怀寄托于燃烧的冥钱
这一切的一切
如今都成了奢望……

疫情、疫情
割断了游子踉跄的脚步
无奈的情愫，让多少游子
欲喊无声，欲哭无泪
我追忆逝去的亲人
一张张熟悉的面容
仿佛又在眼前
多想喊一声，爹亲娘亲
你们在哪里……
阴阳两隔，相顾无言，唯有流泪
多少哀痛，多少思念
漂荡在清明的时空
化作纷纷的雨滴
好在阴间无疫
那里没有核酸检测
没有封院闭门
也无饭店超市老板
等待顾客的焦急
更无人群中绿马变黄的忧虑！

回不去故里的游子啊！
我那逝去的先人！
请理解孩子们的无奈
不能到坟前为你们送上祭品
烧一把冥币，跪下孝心，
飞吧！让思念飞向天际
让保佑与祝福同飞……
愿我的小诗能到天堂传递……

莲城诗话



栏目主持：庄生

生活阅历

感悟逍遥观

□ 宋文彬

洗净铅华，远山如黛，透过历史的烟尘，崆峒山静静地站在那里，静得连时间的流逝也听得到；返璞归真，岩石壁立，俊逸峭拔，大自然妙笔生花，又大气磅礴，将壮美与秀美融为一体。俏立于崆峒山南麓的逍遥观，为崆峒山增添了几分仙骨。

逍遥观，亦曰大仙观，坐落在禹州市浅井镇西北部崆峒山南坡高耸入云的奇削石壁上，自古就是道教禅宗汇聚之地。《庄子》载：“黄帝为天子十九年，今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山，往见之。”《庄子注》亦言：“广成子学道于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

崆峒山位于钧天之地，形成了中国道教的策源地和古代道教活动中心。相传，自春秋时期就大兴土木，有“上观下观七十二院”之规模。站在此观南面的逍遥湖上举目北望，逍遥观的七十二大殿在云雾中若隐若现，游人如腾云般；低首看那湖心碧水，逍遥观的七十二大殿倒影于湖水中，如蓬莱仙岛浮现

眼前，有“蓬莱仙岛第一宫”之美誉。

据史书记载：轩辕黄帝“受困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打败蚩尤，功成名就，应万国诸侯尊为天子，时见城西崆峒山，山清水秀，别有洞天，遂学道于广成子，留下了许多有关黄帝活动的传说故事，成为炎黄帝子孙寻根谒祖的圣地。

李耳（庄子）西游函谷关，谒中岳嵩山风光至崆峒山谒拜道宇，逍遥观前那块老君石便是李耳的谒宗石。李耳在此道庵集道教先祖之大成，成挂《道德经》初稿，“无极”“无为”皆承源于崆峒道教先祖之古宗羲，即广成子对黄帝曰“善哉问乎，来，吾语女至道，至道之精，窅窅冥冥，形及长生。天地有宫，阴阳有藏，慎守吾身，物将自壮”。李耳在逍遥观前谒宗石犹存，道庵中草括《道德经》初稿。

越过剑桥，登上琴梯，沿着陡峭的山路一路攀爬，穿过一道石峡，终于登上逍遥观的得道庵。喘息间，远远望去，但见天地相连，茫茫然不见一物，整个世界空空洞洞，让人陡然心惊！崆峒与空洞，世界与无物，崆峒与无物，空洞

与世界，冥冥中，似有所悟，似有“空空洞洞之意，合道家清静无为”的诠释。

此刻，那些被历代文人墨客百般描绘的“上观下观七十二殿”建筑群、“蓬莱仙岛第一宫”的石府洞天，随着历史云烟化为无形、无影、无踪，疑似过于遥远的传说。但得道庵、望剑石、谒宗石依在，逍遥观得天独厚的文化底蕴仍依稀可辨，令人驻足、无语、敬仰！

道，是什么？是此刻逍遥观呈现给人们的大无世界吗？知，又是什么？是紧紧包裹着逍遥观的云烟吗？令人唯一清醒的是，这里因为问道得理、问道得魂，游在逍遥观，似有所悟：一切“杳杳冥冥”“昏昏默默”，这不正是庄子强调的超乎自然的逍遥魂境界和老子追求的无为之治吗？

在逍遥观，最令人着迷的，不在乎那些巧夺天工的精美建筑和虚无缥缈的传说故事，而是那一个个平凡的“心”字，即便是一个字，也使人无端地感受到宁静所给人的力量。观山玩水，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人文之美，更是山水之中所获取的那一份心境和阅历。



《春游》签约摄影师 安洪欣 摄

成长读物

□ 雷华阳

外婆去世后，我的脑海里经常会浮现一幅画面：外婆用背带背着我，一瘸一拐，摇摇晃晃地在老屋前走来走去。她双手从背后反过轻轻地拍打着，轻语呢喃地哄我睡觉。

外婆的个子不高，身体清瘦单薄。她包过小脚，走路、干活都很吃力。外婆用她那单薄的身体，不但“背”大了母亲，还“背”大了我。

外婆的背带做工简单，直接用一块一米多长的布，把一条布带子缝上去，那布的颜色是红色的，据说可以辟邪。布的质量很好，非常扎实，一条背带可以背很多年。我出生时外婆特别高兴，给我缝了一条新背带。外婆亲手在背带上绣了几朵粉色的花朵，比别人家的好看多了，至今我还收藏着。

外婆的背带是安抚我情绪的“神器”。小时候，我特别爱哭闹，只要一哭外婆就会用背带把我包裹好，将带子从后面缠住我的大腿，在她的腹部打一个

外婆的背带

结。据母亲回忆，小时候的我只要一到外婆的背上就立刻不哭了。外婆的背软软的，温暖而踏实，给了我无尽的安全感。我在她背上安静地看着她煮饭、割草、放牛，她背着我上街赶集，背着我去地里干活。有时实在背不动了，就把我绑在一棵树上。

外婆的背带是伴我入眠的“摇篮”。小时候，我特别依恋外婆的背，她的背温暖得像个“暖床”，外婆走动时，我就像睡在摇篮里一样，特别香甜。父母告诉我，我小时候不会在床上睡觉，必须要外婆用背带背着走来走去才能入睡。等我睡熟，外婆才敢轻手轻脚地把我放在床上。如果放下时我醒了，外婆就会重新背着我走来走去。

外婆的背带是治疗疾病的“良药”。小时候，我身体不好，感冒发烧时，外婆总是整夜整夜地背着我，怕放下来凉着会加重病情。有一次，我病得很严重，住院输液都没有效果。外婆背着我一天一夜，烧竟然慢慢退了。听母亲说，那次外婆的肩膀都勒出了血印，

她一直不肯别人替换，生怕我再受凉。大一点儿后，我常常会因为肚子受凉而肚痛，每次只要肚子疼，外婆就用背带背着我，用她背上的体温捂热我的肚子。

再大一点儿后，外婆的背带就盖不住我了，她徒手背着我。我抓住外婆的肩膀，便可以把我稳稳地背起来。后来，外婆的小脚承受不住我的重量，背着我起身的时间特别困难。有一次，外婆需要用一只手使劲地拄着木棍，慢慢地、吃力地、一点点儿站起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要外婆背，开始懂事的我再不忍心让她背我了。

后来，外婆离世，我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的母亲——孩子的外婆，也用背带背她的孙子、孙女。小时候的一幕幕重现，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样，非常依恋外婆的背带。

抚摸着外婆的背带，看着外婆坟前盛开的小花，我突然明白：背带是爱的延伸，是她们的母性情怀历经数十年窖藏后酿成的琼浆玉液，芬芳而浓郁。